



迈

人之将出

人之將出

卢 迈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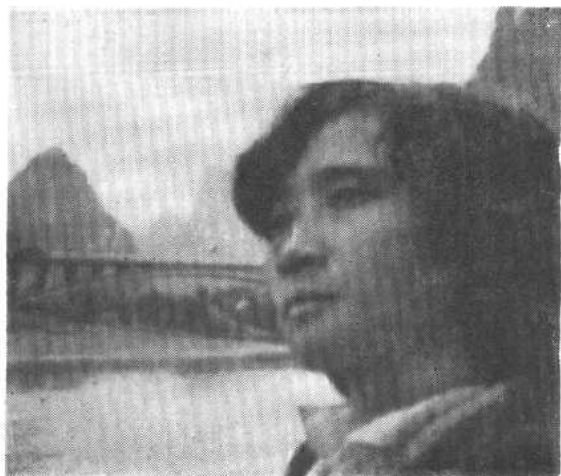
广 东 新 華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40毫米 32开本 3.875印张 2插页 90,000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60册

书号 10261·805 定价 1.05元



作者近照

序

韦丘

1

我认识卢迈还不到一年，顶多是一年吧。

那时，我住在深圳的时候多，回广州的时间少。有时走过《少年文艺报》那狭而湫隘的编辑室，发现在几个常见的姑娘小子中，多了一个大姐姐。她的容貌并不显眼，穿着不算新潮，但也不见得老土……她默默地工作着，很是认真，但却没有年青人那种无忧无虑的欢乐。

不久，黄庆云大姐——《少年文艺报》的主编拿了一叠剪报给我，说：“看看吧，这是卢迈写的散文诗……”然后，庆云简略地讲述了她那短短的，但却是又曲折、又坎坷的遭遇——那种带着十年动乱中青年人的普通遭遇……

就这样，我才知道她叫卢迈。

我知道，她象她的同龄人一样，失去了不少，但得到的也很多。

她，没有什么令人羡慕的学历。

学历，在她走着“六年泥泞的阡陌路”上时，和她失肩而过。但“当牛儿将一畦土地犁开了五行”，“农人在畦里撒下种子”的时候，她“在白纸上画就了五线”，“在行间播下了音符”，她成为一个拉得一手好提琴的“乐者”。

“乐者”也罢，音乐家也罢，反正卢迈在“河边盖着茅顶的树皮屋”中，默看着窗角那“拂不尽的蛛丝”，听着那“听不完的犬吠”的日子里，谁知道她在“暗暗茅香里，写多少诗章，弹多少琴弦”呢？

但是，现在我却知道，她单身带着一个九岁的女儿，寄住在亲戚家那仅有五平方米的房间，不住地写，并编出了这一本集子。

2

在这本集子里，没有浓妆艳抹，也不很慷慨激昂，甚至可能有人认为某些篇什还缺少了

时代脉搏的跃动……但是，我读着读着，却觉得卢迈仿佛在无人的原始森林中的林间空地上，对着飘浮着落叶的溪流，弹响她那根心的琴弦，使我那有点儿硬化了的心肌，也不免随同旋律与和弦慢慢地恢复了正常的搏动。

我将我的过去/写在生命的白纸上/我早就把它撕碎了/把它献给遗忘/如今这破碎的一片/瞬间又飘回来了/它来偷袭这颗彷徨的心
.....

——《叶霜》序诗

她，把少女初恋的心扉都给你打开了。虽然是幼稚的，也许是轻率的，但毕竟是真摯的，美的。

3

在卢迈这一代人，由于历史所使然，早熟是个特点；而爱思考，用一种质询的目光去透射事物，往往比凝滞的目光看得深，看得准。就算不无偏颇，但也会触发读者沿着她的轨迹去继续求索。做人做诗，有了这个起点，就可以找到一条抛弃平庸的路子了，尽管它是艰

难的。

残阳/被乌云咬了一口/带着殷红的血痕/
跌进了深海/淬火了/淬火了/溅起金灿灿的霞
光/翻起白腾腾的夜雾/

海 伸出了/饕餮的舌头——浪/和狰狞的
牙齿——礁/要吞噬海岸

雨——/天地间的琴弦/闪电——/痉挛的
手指/弹出了雷鸣

色与光震颤着/一声声啼哭/宣告了/人的
诞生

——序诗：《人之将出》

卢迈是人，而且是个女人，自然不可能
“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她以一个年轻母
亲的亲身体会，去思索天、地、人的形成过
程。这首序诗，不是去写地壳的形成与变迁，
更不去追索物种起源，而是从人生的道路，临
盆的阵痛去探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大千世界。
冷峻中透露热情，严酷里显示着温柔，痛苦中
孕育幸福……在这风云雷电交加，甜酸苦辣交
错中，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折射。

这，也许就是卢迈的诗篇孕育与诞生的艰
苦历程吧。

我特别爱读《太空》这一辑诗。在这辑诗中，卢迈把视野扩展到宇宙空间。宇宙也是物质，也在运动，因而可以与哲理、历史通感。

《星之恋》，从“地球和月亮/相爱着/互相吸引/又永久地分开”的天文学，延伸到“失去理智的陨星/地球不幸的追求者/忘记了自己的轨道/它过份的热情/把自己燃为灰烬”。

在这里，不是可以看到在那疯狂年代里那些年青人历史性的悲剧么？

然而“在宇宙广袤的时空里”的“亿万颗星球”，不但不觉得寂寞，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和运动着，才“构成了宇宙的整体”，进入“信仰的轨道”。

经历了悲剧性的历程，同时也冶炼出壮美。就算是“太空里的一颗寒星”，也能“远远地向人间闪耀着一点的光明”。

卢迈，不就是我们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宇宙里一颗小小的“寒星”么？她不也在发着光，对“人间耀着一点的光明”么？

圆周率，在数学上的代号是“ π ”。三三不尽，六六无穷，电子计算机也只能算到小数点后的多少位，但依然是无穷无尽。在物理学上，圆又是旋转的产物。任何一个天体，只要它是圆的，总是在自转中凝结。作者把《圆》归入《太空》一辑，也就自有其理了。

但是《圆》并不是仅仅去写数学，去写星球的形成与分解，而是通过它来折射现实世界中的人际关系（当然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情）。你可以把它当作悲剧，其实也是喜剧。辩证唯物主义的一条法则，就是对立统一。社会如此，人与人之间（包括爱情）的关系也是如此。当“圆”“相遇在一点”时，它们统一了，以后又“渐变”着，但仍然“有一个共同的面”。再发展下去而成为“同心圆”，但因一方的“半径”比另一方大，并对另一方形成了“一个包围圈”的时候，矛盾就激化了。因为它使另一方“感到了窒息”，要“跳出你的重围”，结果便出现了“突变”。于是“成了两个相隔的圆”，各自“从切点上分开”，“沿着新的轨迹飞旋”去了。这就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规律。世间的事物在旋转，在运动着，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停止了运

动就意味着死亡。分，不一定就是悲剧；相反，是一出新的喜剧的开端。在这里，反映了作者对旧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对变革现实的讴歌。如果把《圆》仅仅当作爱情生活变异的象征，怕是过于狭隘了。

5

集中卢迈还选了一组散文诗。

老实说，我对“散文诗”这个概念，直到现在不能接受。新诗的诗体可以更趋自由，散文应有浓郁的诗意，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诗就是诗，散文就是散文。如果生物杂交能培育出新的优良品种，那么，这种文学体裁的“杂交”虽然已出现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是否“优良”，我还要看看再说。这也许是我因孤陋寡闻而产生的偏见，但也是我在读卢迈的散文诗时，我仍然把它们当作诗来读的原故。这里收集的篇章，我觉得只不过是作者没有把它们分行排列罢了。谓予不信，让我试把其中一些分行排列出来看看：

.....

石屋依恋着山，
山依恋着海，
海依恋着礁石，
礁石依恋着浪花；

贝壳依恋着沙滩，
我们，依恋着贝壳。

.....

我们拾着绚丽的贝壳，
迟迟不愿归去。

一个女孩子，
就不怕黑夜的来临么？
——这，便是爱和美的诱惑！
——《依恋》

亲爱的读者，你们自己也不妨试试。来验证一下我的观点对不对。

6

这里是无数珠子，有的泛着虹光，有的还

缺少耀眼的光泽，有的已经串成了指环，手镯和项链，有的还散落在盘子……

让已经泛彩的，放出更美丽的光和色，而那些缺少光泽的还有待作者去磨砺，成形……

但珠子毕竟是珠子，散落的，是；未成形的，也是。

它们毕竟是一位经过“淬火”的年青母亲的心血初凝的晶体，尽管它的光芒只象一颗远在天边的寒星那样眨着眼……

1985、7、1，广州

人之将出（序诗）

残阳

被乌云咬了一口
带着殷红的齿痕
跌进了深海

淬火了

淬火了

溅起金灿灿的霞光
翻起白腾腾的夜雾
海，伸出了
龋餐的舌头——浪
和狰狞的牙齿——礁
要吞噬海岸

雨

天地间的琴弦

闪电——痉挛的手指
弹出了雷鸣

色与光震颤着
一声声啼哭
宣告了
人的诞生

目 录

序..... 韦 丘 1

人之将出（序诗）.....10

太 空

星之恋..... 2

圆..... 3

信仰的轨道..... 5

地球..... 6

陨星..... 7

寒星..... 8

感 引

旅.....10

邮筒.....11

等.....	12
涸.....	14
岩.....	15
渡舟.....	16
祈.....	17
你知道吗 祖国	20
显影.....	22
你和我.....	23
井·河.....	24
错.....	25
致H君	26
海灯.....	27
等来晨曦.....	28
难忘	29
别母亲.....	32
漂泊.....	34
牛儿.....	35
乐（之一）.....	36
乐（之二）.....	39
圣经组诗.....	41
方舟.....	41
禁果.....	42

巴比伦高塔.....	42
摩西.....	43

寄 意

破.....	46
海平线.....	47
虾之歌.....	48
江河对话.....	49
泥石流.....	50
圆规.....	51
大与小.....	52
木棉.....	58
笛子.....	54
水库.....	55
箭.....	56
相对.....	57
相辉.....	58
自己.....	59
北京断想.....	60
长城.....	60
故宫.....	60